

原人

原人

1039
7180

桐城陳澹然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宜都楊守敬題

原人自叙

桐城陳澹然獨居江上垂五十年輒幸人世相忘將以脫焉地下也則浩然以喜既念世變無窮餘生終不知所稅駕也則愀然以悲嘗孤嘯流涕曰嗟乎天地之氣化其蒙焉無定者乎草昧之始盱盱噩噩悠然自動諸其天上無君臣國邑禮樂兵革之煩下無父子夫婦宮室衣冠之節飲泉啗果牝牡自娛天地清明萬物和樂絕無貴賤強弱之爭自火化興宮室作舟車起匹配嚴制作交通貴賤強弱之形以出愈推愈盪乃積今茲水火汽電之術極諸寰球天下之爭不忍言矣由今思古彼聖神者有不自悔其多事乎哉雖然人事之變固未若人心之變之無窮也自宗教之說窮於哲家於是權利競爭之禍始於人倫橫於萬國哀彼羸弱求如鳥獸之巖棲穴飲自樂其太古之天不可得矣推原禍始輒自一二言論闢之嗚乎此豈聖經賢傳所及料哉往者子輿氏生當戰國遊說不效乃爲七篇人心之危於焉是賴澹然私

淑陽明苦傷奔走少耽左史誓闡幽潛長痛國危銳心孫管方輿兵政之大河渠樹
蓄之細研素蓋三十年著述殆三百卷甲午一投禮部遂臥荒江故紙塵封久同敝
屣每思逃禪遁迹鳥獸爲鄉進退旁皇輒深慙悚獨念自古人心之憂天帝輒深痛
悼變之既極必假一人焉以抉其幽今西哲既極幽元中譯或滋奇古函夏萬里莫
肯建一說以質寰球甚非萬國交通之義今夏蹉跎皖上謬取西哲所由鼓舞天下
者昭其義坦其文以西剖西兢兢焉不敢悖吾孟氏之旨索居孤陋乖牴必多將乞
譯才達諸海表嘗慕西哲立一說必有一說以闡之推盪既深真理愈出區區愚闇
非敢激爭萬國仁賢幸垂教督時光緒三十有二年冬十二月自叙於武昌璞園

原人述義

或問乎陳子曰子之爲原人何也曰傷人之私己而忘人也將以悚其心使之自返而以俱安也其爲目奈何曰辨利曰明哲曰廣群曰定權曰決爭曰嚴限曰重倫曰哀弱若是者爲上編曰存仁曰靖外曰戢內曰止奢曰保強曰平族曰釋仇曰尊法若是者爲中編曰闡教曰靜民曰積愛曰泯私若是者爲下編後編則附述也其目曰申管曰崇老曰師孟

曰首辨利何也曰利者爭之原也殺身亡國靡不由之漢宋儒者絕利以弱吾民

董子

正其義不謀其利宋注

語孟一以言利爲非

西哲反之遂強其國而人心之變因之吾特使之辨人已而

毋自私也次明哲何也西政之興也原於教自哲家出而教隳其民乃以一變吾特從而明之使人折諸其中也

曰廣群何也羣者自一身以至天下無一非群而其義莫先於合私而不公則黨也

而非羣爭也而非愛矣欲合焉其可得哉吾故從而廣之曰定權何也權者所以保吾利而養吾生者也而其道實生於己一奪人權則權亂而爭殺起矣吾特明其限而使自定焉所以絕亂源也

曰決爭何也曰天下無爭也我退而人進我亡而人存則爭矣然進期於化存出乎優皆以自爭非以阻奪人也昧此則將阻人進而奪人存排軋極於同朝攘奪生於骨肉大亂作而人類亡矣吾特從而決之所以明爭之義也

曰嚴限何也曰限者由權利而生者也其爲道也曰平等曰自由平等者上下之限自由者內外之限也習其言而忘其義遂至以平等爲無等以自由爲無不由也則上下內外之限亡而倫族之間不忍言矣吾特剖其限而嚴之使人自返其等自返所由也

曰重倫何也曰倫者羣之本也然羣之義主乎廣倫之義主乎狹非狹也愛之心無

不至愛之力或有時而窮則就其狹者先之先其狹所以致其廣絕上下之爭乃以安其內也禍始於倫滅羣之道也故重之曰衰弱何也曰弱者群之至危者也愛至於弱天下無不安矣今言者既嚴國際復區種族有強無法弱而者其可生乎故哀之

中編首存仁何也曰仁者天下之至弱也政主於強則仁亡矣故急而存之曰靖外曰戢內曰止奢何也曰靖外所以爲弱戢內所以爲強奢則強之所以自滅此四者皆以愛強也故重之曰保強保強者保弱也曰平族何也曰族者羣之原也其爭輒中於國際故平之所以絕內外之爭也釋仇何也強弱者相循之勢以強仇弱則強無不弱而償虐或乃過之釋其仇所以俱保之也凡此皆以明理也而著其勢以劫之猶懼理不能勝勢也故重之曰尊法

下編首闡教何也教者政之範所以保民而生愛也教亡則教者之心亡人心乃與

俱亡也故靜民而積其愛焉天下之爭庶可已乎雖然爭非易絕也其事必始於私故泯私以絕其本焉蓋全書之義盡於此矣

曰爲後編何也所以傷天下之才俊也天下之大亂不始於小人而始於君子故嘗爲哲俠辨以明之而復約其微於此也申管而崇老何也管老者體用同而顯晦乃異舊者闢管新者闢老皆未得其深也申之崇之所以明進退之義也師孟何也曰孔子天也中庸象孔子者也後人擬之皆妄也孟則風雷日月非此無以悚人心也繼之者其惟陽明乎論諸家何也所以存吾學也今中學之亡亟矣管老以降其至者皆人心之幹質也衆則亡而寡則存吾特要刪以存之著此所以明吾義也

子十三經管商老莊
墨賈王皆有刪訂

或曰子好古者也今獨坦其詞何也曰六經者清廟之詞非以教天下也戰國諸子艱其詞則與孔孟殊矣故孟之言曰生心發言害於政事而斷之曰聖人復起不易

其言夫言者心聲故人心之憂必先於文字所謂大亂始於君子者也往者南北朝
文字之衰君臣父子之禍烈矣蘇綽獨成大誥一抉性命之微其文則坦易晶瑩庶
幾孟氏其殆深得此義者夫



原人上編

桐城陳澹然劍譚著

辨利第一

人之生其渾然無欲者乎當其始也雖至榛狉靡不有物焉以生之毛茹而血飲果
啗而穴居雖在窮荒人物之蕃益盛此以見天地愛人之深務使不植而自生不求
而自得不教而自能其爲羣也一出於同乃可相安而無事無所謂利無所謂權即
無所謂爭也自文明開向之衣食男女宮室舉無能適其身羣愈多則欲愈怵欲愈
怵則術愈精術愈精則利愈出利愈出則爭愈多爭多則非權不能以自保也乃爲
君與國以保之此天地之自然而無可如何者也然而內復相爭者何也曰智愚也
衆寡也一利一不利於是乎貴賤強弱出焉此又人羣之自然而無可如何者也欲
無爭焉其可得乎雖然利者人之所同欲

男女飲食富貴權
勢名譽皆利也

而皆有權焉以主之此

固無可爭者也而爭之何也曰無能定其限也天於是委之聖君賢相各爲法焉以

限之貪則罰而暴則誅所以嚴其限也統內外上下無貴賤強弱而一斷以情所謂以公理用公權者也尙何爭之有哉久之爲君相者自奪民權而罔其利於是內外上下交相爭奪罰誅顛倒君相之勢不能行於一國之中然後妻乃弑夫子乃弑父久之民且犯上臣且弑君內爭烈而外爭益劇國與國鬥羣與羣殺大亂作而天帝之術窮矣

右第一節

於是孔孟佛耶並出地球之中各明其教以化天下佛之言平等也以慈悲耶之言平等也以兼愛孔之言平天下也以仁孟之言平天下也以義是四者皆以平天下之爭而保天下之大羣者也

孔佛同時皆在中國周衰

皆以天下之公理定天下之公權而各限

之使內外上下一出於平而共守之以保其利夷然皞樂於無爭之天下者也此天帝傷君相之自墮公權不得已託諸聖哲以明公理者也顧佛耶明其略而未別其

詳惟孔子作春秋一以公理寓公權而嚴之筆削其法則先治君子而後治小人先治上而後治下先治內而後治外一言蔽之曰先治已而後治人使人自明其好惡之公截然自嚴其限而毋奪人之好惡而已是理也於何明之曰明之大學矣孔子著大學以平天下也曰絜矩絜矩者惡於上則無以使下惡於下則無以事上推之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如此則人已限明好惡悉當上下內外各守其權而不相侵而其大法則尤在使上無奪下以開其先

畜馬乘不察鷄豚百乘之家不畜歛臣皆此意

而肫肫悚以災害孔

子豈絕人利哉所謂自求其利非以奪人之利也故其效曰樂其樂而利其利其利云者已之利而非人之利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自樂其利焉天下無不平者矣此其爲仁爲何如哉孔子既沒上之人無能明其義以行其言故爭益多而大亂益亟孟子憂之故首明仁義使人自發其天良而毋奪人利故其言曰上下征和而國危其禍極之弑奪務使先義而後利焉孟子豈絕人利哉所謂利吾國身家者上徒知有

國下徒知有身家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己利而他人國與身家之利絕矣天下有不相爭相殺者哉觀其言利也一斷之義義者何權與限所由生也故其論國家也肫肫於時使薄歛田里樹蓄而必先明經界所以治暴君也其論人民也肫肫於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所以治亂民也其論外交也曰善戰服上刑連諸侯闢草萊次之所以治強國也夫豈謂己荒之不宜闢拒暴之不宜戰與國之不宜連哉爲其皆以奪人也雖然此豈外鑠者爲哉故曰行不得則返求諸己又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皆所以責諸其上明乎已然後可責諸人也又曰己必自侮而後人侮國必自伐而後人伐皆所以責諸其身嚴其內然後可治其外也而其大法則尤在使人返其良知以求其心此其爲義爲何如哉由此觀之孔孟之說皆使上下內外各明其分各守其限然後各保其利各守其權審矣天下尙有不平者哉

右第二節

是理也佛與耶其蹈之矣何也爲其言平等也平等者何也等者權之所由出也平者限之所由生也皆所以別其分使上下內外無失天理之平然後可絕爭奪之禍庶天下共安其利以樂其太平之天所謂天國樂國也夫豈果有是國哉要以極形天下無爭之景象使人樂而慕之以返求其國於一心而以地獄悚懼之謂其心日奪人利己自墮於戰慄危苦之中其心即地獄也誠令爭者反諸其心彼其景象尙可言哉是故佛之戒貪嗔也耶之禁爭殺也一絕其源一絕其流皆以致其慈愛之精微所以裕平天下之大本也其於孔孟復何遠哉

佛耶無樂人倫事後詳

嗟乎此四子者生

隔東西曠焉不相聞達然孟以明孔耶以明佛佛之戒貪嗔慈也即仁也耶之禁爭殺愛也卽義也而皆始於人倫此四者皆非無所事事也雖立教之始山海未通各主其天子之權以爲天下而其一平之義實足幬萬國而不遺率此不變天下安有不平人羣有不相保者乎

右第三節

然而四家之說浸以衰微何也孔孟既沒漢宋諸子誤釋其文一絕人利悖仁義之說而不自知爲佛耶者又復絕人羣遺君父於是四家之徒高者墮空虛下者懼不肖甚乃盜心聖口奪上下權利而猥以自尊悍然絕天下公理而無所於惜斷斷故說適以懾民智而闕其生故猶印滅亡

猶太
印度

中國益弱西哲者出遂乃一祛其說尊

權利而暢其流強國利其說也益遂逞爭殺絕慈愛爲之民者則一毀上下絕人倫攘奪公行輒爲公理人羣之義將以銷亡嗚呼可不懼哉夫羣者理之根也理者權之根也權者利之根也利者爭之根也爭者殺之根也殺者亂之根也亂者滅之根也此而不返微特中國內外交訌危亡可待流蕩既久東西強國抑烏能自保乎哉

右第四節

明哲第二

嘗攷西人之爲說也明平等所以廣人倫明自由所以嚴憲本明國際所以端交涉
明種族所以固國權明物競所以厲衰微明爭進所以閔樂利此數者類皆上哲之
士謀人羣之生務令求一身之文明以保一身之權利然後求天下之文明以共保
天下之權利其大旨則在推闡國家爲一國大羣之公業而非帝王之私故公理曰
明其人民靡不擔荷國家之重寄而實驗懷疑二派切於制器尙象者尤精東人效
之故能內殖其生而外強其國論治之士靡不推羣哲之功然攷耶氏首尊君父路
德一返天權旣以嚴上下而明其限故自由平等而秩序不淆孟氏特定三權虎哥
獨明公法又以劃內外而絕其私故權利競爭而紀綱自肅推原其始不可謂非宗
教之功也今則不然始焉舍秩序而言平等遂至倫理已乖繼焉舍法制而言自由
遂至紀綱益壞近且舍義務而言權利舍兼愛而言競爭遂至攘奪橫生殺機益烈
嗚乎此豈天下小故哉